

中国版《苏菲的世界》 让哲学成为你与生俱来的思考工具！

半知一瓶

世界经典趣味哲学

孟云剑 著



融诡辩、鬼才、解谜、急智于一体
向思维极限发起挑战！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半知一解

世界经典趣味哲学

孟云剑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知一解：世界经典趣味哲学 / 孟云剑著. — 济南：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 - 7 - 5329 - 3442 - 3

I. ①半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哲学—通俗读物
IV. ①B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0812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张/8.25 插页/2 千字/200
定 价 25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序言 记住自己 / 1

前言 神秘之——人 / 3

第一章 故乡弗涅尔 / 5

一、弗涅尔河里的怪人 / 二、我是我，又不是我

第二章 古老的铁匠铺 / 25

一、铁匠铺里的数字之美 / 二、数字与艺术

1

第三章 少女谢洛丝 / 41

一、弗涅尔水果节 / 二、归来，落霞山 / 三、葡萄架下 / 四、海丽的微笑

第四章 真相？假象？ / 73

一、为何而战 / 二、“善”是未知 / 三、前世=今生 / 四、回到光之中

第五章 真象？假相？ / 107

一、何时能醒？ / 二、钓上来的是鱼吗？ / 三、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完美 / 四、不要高兴得太早 / 五、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

第六章 语言的栖息地 / 153

一、玫瑰岛上的女孩 / 二、语言，我的世界 / 三、栖息在外

第七章 漂浮的心灵 / 193

一、有缘——“看林人” / 二、畅谈——林中地 / 三、归途——路尽头 / 四、欢乐——回故乡

第八章 “骗人”的科学之光 / 227

一、墙上挂着的，真的是艺术品？ / 二、找不到避风港，真的要离开？ / 三、“太虚幻境”的秘密，真的是欺骗？

尾声 就在身边 / 2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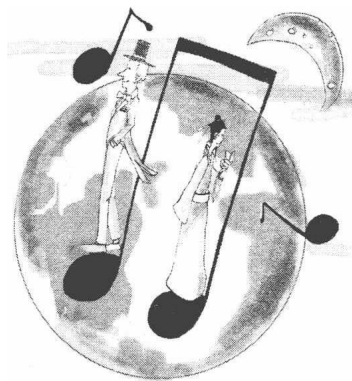
后记 方法及其他 / 257

人名索引 / 259

序言 记住自己

能嘲笑哲学，这才真是哲学思维。

——帕斯卡



当一个人开始思考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，他就开始了哲学思考。

哲学并不属于哲学家，你我也能思考玄而又玄的问题，有时甚至比他们更“离谱”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每个人都能唱歌，即便是聋哑人也能通过动作体验旋律与节奏，虽然可能音调不全，但其实与歌唱家相比只有水平的高低之分，却无本质的区别。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只要唱就都能自然地成为歌唱家，不要轻易地以为每一个思考都自然地是哲学的、玄妙的，其实大多数的时候，包括哲学家，人们的思考

都不是哲学的。

匆匆几十年的人生，当回首时往往令自己感到惊奇，因为很难想起曾经活过，庄子就说了，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

想让别人记住你就更难了，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在颁奖致辞里说道：“人注定是孤独的，因为人终将孤独地死去。”不过，这样说未免悲观了一点，别人在此刻固然会离自己远去，但是还有一个人会与你相伴，这就是——你自己。孤独其实是件很玄妙的事，往往是一个离别人而去时，自己感觉不到，而当别人离去时，感觉会很强烈。其实状态是一样的，只是感受的角度不同而已，换句话说，当所有的人都离你而去时，你仍然可以不孤独。

记住曾经存在的自己，他是永远不会背弃你的，无论在何时何地。

并不是你经历的每时每刻都值得记忆，就像人不会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哲学思考一样。有人就会感觉奇怪得很，人生都已经如白驹过隙了，还进行什么哲学思考？

回答是：有限的记忆怎么知道该记住些什么才能记住自己的一生，才能让“自己”永不离弃自己，这种方法就是哲学。

哲学其实有一个大秘密：那些深奥的、玄妙的、不可思议的、令人头疼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哲学的真面目，也不是哲学的全部，而这些就是把我们将拒之于“哲学”门外的门槛。当我们终于从门缝中看见里面的秘密时，我们发现这个“门槛”不过是一个假相，因为哲学不是“问题”，或者说不仅仅是，而是一种思考方式。

你不妨从现在开始，回忆一下你记忆最深的“你”，看看你能否知道自己是谁！

前言 神秘之——人

凡物之然也，必有故；而不知其故，虽知与不知同。

——《吕氏春秋》



人是一个奇特的东西，最初人自己是不承认人类的动物性的，就连自己所处的地球也一定要是宇宙的中心，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，于是退了一步说人类是世界（地球）万物的主宰，结果又发现也许

人类也是有来历的，这个来历很可能显示出的是人类起源于动物。这个结果很可怕，因为人可能从此没有了以往的崇高尊严。

不过最奇妙的是——人有记忆。

有了记忆，人类的知识得到了积累；有了记忆，人类的历史得以记载；有了记忆，人类可以不断发展；有了记忆，人类才得以快乐和痛苦……

人的一生有时也显得很神秘，小时候热爱思考一些，或者说是询问一些关于“世界从何而来”，“人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”，“天上的云彩是什么”等等问题，而这些问题恰好是人类开始思考的初期在想的问题；然后学习各种知识，不断成长，慢慢地想的更多的是“这些知识是从何而来”，“人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”，“我怎么才能认识这个世界”；再后就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多余的，存在的只是语言，这些问题不过是语言的某种组合形式而已；最后才发现我们对于自身是如此的陌生，对于人类自己的历史是如此的陌生，对于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陌生；就像一位老者，他能看出身边流光溢彩的繁华中的虚幻和一丝真意。

人的一生就像人类的思想史一样，显得有些神秘。

虽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存在，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——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本质。

第一章
diyizhang

故乡弗涅尔



一、弗涅尔河里的怪人

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,我们存在又不存在。

—— 赫拉克利特



一个细微的光点“飘浮”在空气中,如果不细心几乎无法发现,即便是摁下按钮的老塔维特也要紧紧地盯着。

光点逐渐沿着垂直地面的平面展开了,很快就变得像是一帘美丽的“水幕”,“水幕”里影影绰绰的仿佛显出了人影来,然后是房舍、

树木、山石、高大的城墙……一个世界正在孕育之中。渐渐地，“水幕”覆盖了整个视线，老塔维特面前的花园竟成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堡。

可爱的小狗——多多冲着城门边的一只小花狗叫着跑过去了，老塔维特看着多多跑进“水幕”之中，竟真的走到小花狗边上嬉戏起来，心满意足的笑容爬上了嘴角。

谢洛德·麦卡纳利轻手轻脚地走到河边，生怕惊动了欢快游弋着的鱼儿们，轻轻地将鱼钩放入河水中。

河水清澈得可以看见里面游泳的鱼，一条形状怪异的鱼游到了鱼钩边，谢洛德激动地抓着鱼竿，上钩了，谢洛德的手却一软，哗的一声，鱼儿翻身激起的水花溅了谢洛德一身，谢洛德急忙站起身，一不小心脚底踩滑了……

“哎哟……”谢洛德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擦了擦满头的汗水，“多美的梦，偏偏要掉进水里。”

电话铃响了，是谢洛德的爷爷想让孙子去他那里过暑假。可是谢洛德还有很多书要看，他有点若有所失。

早饭后，谢洛德去附近的公园学梵语，这已经是他学的第八门语言了。

“嗨，你能不能少学几门语言，难道你想成为第二个上帝吗？”谢洛德看见卡宾·塞林杰边向他走来边说。

两人走到树下，靠着树并肩坐在地上。

卡宾的身子向下一滑，躺在草地上，眯着眼说：“真想出去玩，整天闷在一个地方烦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几年前咱们一起去你爷爷家吗？玩得真开心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！”

谢洛德又看看他，“不会吧，今天早上我爷爷刚打电话问我要不

要去他那儿玩呢！你现在就提起这事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你们串通好的。”

卡宾一下坐了起来，“真的，这么巧！记得吗？我们爬到树上，轻风从脚底掠过，松鼠就在树枝上吃果子，还能听见不远处的流水声，河对面的烟囱里冒出袅袅的炊烟，啊……”

谢洛德静静地听着，忽然想起自己梦见的那条河，一股强烈的冲动似乎已经将他带到了弗涅尔的山山水水之中。

两天后，谢洛德和卡宾乘上了前往弗涅尔的磁悬浮列车，其实三千多公里的路也只是几个小时的行程而已。谢洛德和卡宾居然要等待六年才能故地重游，他们的生活之忙碌由此可见一斑了，可是就连他们自己一时也说不明白都在忙些什么。

谢洛德的爷爷老塔维特·麦卡纳利是一个传奇人物，这令慈爱的他又略显古怪。

第二天一早，谢洛德刚刚下楼就看见奶奶在忙着做早餐。“奶奶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。”

“噢，谢洛德，快下来吃饭。卡宾起来了没有？”

“他懒得很，不管他。”

奶奶说：“那可由不得他，我去叫他，你先吃吧。”

“爷爷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

吃完早饭，谢洛德和卡宾沿着六年前就走过的一条小路向村子南边走去。

他们又听见哗哗的河水声了，这个村子的名字就是由这条河而来——弗涅尔。他们走近河边，谢洛德又想起了来这儿之前的那个梦，他静静地看着清澈的河水。鱼儿们在欢快地游弋着。

“卡宾，我们该拿着钓鱼竿来。”

“明天吧，如果还想来的话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隐约地听到从河的上游传来一个声音，卡宾听了一会儿，问谢洛德：“他说的好像是希腊语？”谢洛德说：“而且还是古希腊语。”

“能听懂吗？”

“他好像在说：什么、什么……两次……我……一次也……”

他们互望了一眼，就沿着河边向上游走去。

一个人正站在水中，河水都到了他的腰部，可这人站得还挺稳的，嘴里念念叨叨地说着什么。谢洛德翻译道：“‘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’，我就不信，难道现在的以弗所河不是昨天的以弗所河了吗？”

卡宾惊讶地看了一眼谢洛德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谢洛德说：“这不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吗？这个人又是谁？想用实践来反驳老赫吗？”

卡宾咧嘴一笑说：“该不会是克拉底鲁吧！”

谢洛德差点没笑呛了，“那他大概有两千六百岁了。”

卡宾嘻嘻地笑着边喊道：“喂，你是克拉底鲁吗？”

谢洛德拽了拽卡宾，“别闹了。”

那个人转头说了句什么，谢洛德翻译道：“他问你说什么？”

卡宾急忙催促道：“那你就翻译给他听。”

“真的翻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谢洛德对那人喊道：“他问你是不是克拉底鲁？”

那个怪人大声喊道：“克拉底鲁？那小子比他的老师还气人，你们认识他吗？”

卡宾只能听懂大概，谢洛德奇怪地说：“这个人像是真的认识他们。”

卡宾说：“问问他是谁？”

谢洛德和那人说了一会儿，把卡宾拽到一边，“他说他是克拉底鲁的邻居，还说自己现在就在伊奥尼亚的爱非斯城外的以弗所河里，他是来检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的。”

卡宾咽了口唾沫，“可是这样也无法检验呀，这些都是人的思想里的东西，他站到这儿，别人还是可以说那句‘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’的话呀。”

“没错，可是难道他在骗我们？”谢洛德边说边把他的能同步翻译多种语言的耳机给卡宾戴上。

那个人居然走上岸来，坐在河边主动跟他们说起话来，“你们相信赫拉克利特说的话吗？噢，对了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怎么没见过。”

谢洛德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我们也没见过你。”

那人看了看他俩，说：“你们是谁不重要，我是克拉底鲁的邻居，我叫桑切留斯。克拉底鲁——你们都知道吧？他是赫拉克利特的得意学生，可就是他，最爱惹自己的老师生气。”

谢洛德替卡宾翻译说：“你说的是不是克拉底鲁认为‘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’的事？”

桑切留斯看着卡宾说：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看来这件事你们也听说过，他不光是一件两件事跟他的老师对着干，而是什么事都会比他的老师走得更远。”

谢洛德问桑切留斯：“什么叫走得更远？”

“我看你们也挺奇怪的，难道你们会认为赫拉克利特说的什么‘河水不断在变，再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河了’这样的胡话会有道理吗？”

谢洛德说：“难道你觉得没道理？”

桑切留斯瞪着眼说：“当然没道理，我们家族几辈子都生活在这里，天天陪伴着这条河，难道你们的意思是这条河从来就不是它自

己吗?”

谢洛德说:“赫拉克利特只是想说事物都会不断变化,当事物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。难道你不承认河水在变化吗?”

“河水是在变化,但是我们要说的是‘河’,这条‘河’有没有变化?河水不断地流,但是‘河’还是同一条河。否则我们为什么一直叫它‘以弗所河’,而不是今天叫这个名字,明天叫那个名字?”

卡宾忍不住说:“这是两个问题,如果每时每刻都在更换名字,大家就没法谈论它了,我刚说‘以弗所河’,你就会问‘哪个以弗所河’。大家只是用这个名字指称一个事物,这条河如果没有大的河道改线,时刻更换名字和固定一个名字有什么区别吗?”

等桑切留斯听完谢洛德的翻译,就对着卡宾说:“那为什么河道改线就要换名字?”

谢洛德接过来:“不换也可以,只是大家就会说‘以前以弗所河是从那边流的,若干年前才改到这边了’,你说呢卡宾?”

卡宾点点头:“没错,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还是先说克拉底鲁吧。”

桑切留斯说:“好,如果按照你们的道理,那克拉底鲁说的就更接近真理了。既然河水时时在变化,那么这条河就会时时都不是同一条河,所以克拉底鲁说的不是更正确吗?”

谢洛德说:“我们可没说谁的正确,他们只是强调了事物的不同性质而已。其实要说变化,我们不也是时时在变化吗?”

卡宾说:“赫拉克利特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。”

桑切留斯说:“经你们这样一说,我好像记起来了,赫拉克利特好像还说过什么‘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,我们存在又不存在’,如果强调变化,的确是可以理解了,不过还是与我的观念不同,我很难接受。我总不能认为自己现在‘存在又不存在’吧!那我是